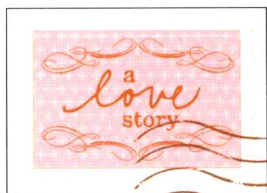


Jing you
works

静悠 著

你若 安好

Ni ruo
an hao



2012年首部唯美浪漫
文字电影

将所有的感动镌刻在纸页间

在我遇见你之前
请帮我
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若流泪
先湿我心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悦读记
悦读记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你若安好

Ni ruo
An hao

你若安好

静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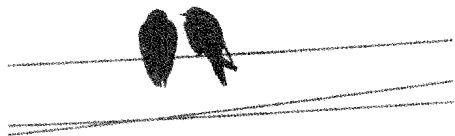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爱需要勇气	1
第二章	盒子上的樱花落	11
第三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22
第四章	落荒而逃	32
第五章	匪夷所思的相亲	42
第六章	爱的洪峰过境	52
第七章	你我之间的距离	62
第八章	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72
第九章	请你不要走	83
第十章	我们都逃不掉了	95
第十一章	环岛的火车	104
第十二章	弄巧成拙	115
第十三章	傻瓜不止我一个	126
第十四章	两肋插刀	147



第十五章	悲剧不会重演	157
第十六章	不要轻易说分开	169
第十七章	我不是软柿子	179
第十八章	彼此的月光	189
第十九章	往事无法再提	201
第二十章	变故丛生	213
第二十一章	公主与王子	229
第二十二章	原谅我无法原谅	240
第二十三章	请勿打扰	251
第二十四章	说声谢谢你	260
第二十五章	面对面的重逢	271
第二十六章	爱情必须透明	281
第二十七章	逃出你的生命	293
第二十八章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305

第一章 爱需要勇气



安好盯着显示屏，手里狂点猛敲，整理新生实际报到人数名单真是苦差事，眼睛干干涩涩的，好难受。办公桌上本来安安静静手机突然一阵叫器，她来回活动了几下已经僵硬的脖子，苦着脸接了起来。

“安老师，你人呢？一大桌子人就等你了。”一个严肃又焦急的声音飘进安好的耳朵里，她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一颤。

“院长？”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安老师，下午不是通知你晚上到国宾用餐吗？现在都几点了？”院长的声音被无线电波拉得又尖又长，“还不快来，菜都要凉了！”

嘟嘟的忙音，提醒安好对方已经收线了。她捏着手机使劲想了会儿，一拍脑袋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今天上午有个新生报到，看着送人的两台黑色奥迪A6L她本没在意，现在的学生家境好的不在少数，奔驰、宝马、加长林肯都屡见不鲜，她仍然如常地招呼着几个助理，引导其他学生办手续。等她忙了一圈，才惊觉学校里的领导们几乎都到齐了，还有几个人手里居然帮那孩子拿被子提行李，模样好不滑稽，引得不少新生驻足议论。

文新学院这一届新生工作由安好负责，她低着头，不禁暗暗祈祷，希望这个孩子不会落在她带的学院里。

老天果然喜欢跟人开玩笑，那孩子站在操场将各个学院的接待点看了个遍后，捏着红艳艳的录取通知书一步一步朝她走来。

“老师，我来注册。”眉眼弯弯，笑得一脸灿烂。

“姓名？”安好抬眸从她脸上掠过，长发黑眸，肤若凝脂，没有涂脂抹粉，清汤挂面的模样却也打眼，是个漂亮孩子。

“莫安琪。”女生从手里的文件袋中翻出一本簇新的学生证递了过来，缴完学费刚办好的。

安好接了过来，认真核对了她的证件，这才拿起印章翻到末页，盖上鲜红的印章，再将学生证还了回去。

“老师您姓什么？”女生眨眨眼，突然就蹦到安好面前。

“安，叫我安老师就好。”安好放眼看去，跟在她身后的人差不多都散去了，只留了两个助理，一脸谨慎的模样。

“你就是负责我们这届新生的安好呀。”女生眼角弯得更厉害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安好。”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将学生证扔进文件袋里，转身走了。

一个助理见状赶忙跟了上去，另一个助理却走上前来，先是点头道歉，之后的意思就是，今晚在国宾设宴，宴请学校几位领导还有直接负责新生工作的老师，请务必赏脸出席云云。

又有新生报到，事情又多又杂，安好没时间推辞，只得点头答应下来。只是没想到，到了下午因为名单的事情，忙起来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她出了校门拦了出租车，一路直奔国宾。司机通过后视镜一路打量她。她知道那里是城里最豪华的饭店，雪纺衫搭配小脚裤平底凉鞋，虽然不够正式但也没寒酸到家吧，那眼神怎么就那么毒，以为她是去陪酒的吧。

其实，学校领导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乍一想还真有点像，真该直接推掉，安好不禁懊恼地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抬头看向窗外。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中山路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沿着游廊被一路引导到最里面的包厢，服务员刚敲完门，安好就等不及一把推开门进去了。

“来了来了，总算来了。”有人起身迎接。

“安老师过来坐过来坐。”

……

这一出场就万众瞩目，安好战战兢兢地坐下，这才抬头打量四周。

该来的都来了，就是没看到上午的那个漂亮女生，校长坐在主位，旁边坐着一个不认识的人，轮廓分明，眉峰挺拔，眼睛正盯着她认真打量。

迟到就是不好，安好心虚地低下头，讪讪地摆弄着面前的碗筷。

“之前来的都认识过了，现在单独介绍一下，来来来，安老师，认识下安琪的小叔，莫先生。”校长热情地介绍起了旁边的男人，“莫先生，这位便是负责照顾安琪的辅导员，安好，安老师。”

男人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神色沉稳如水，“安琪还要麻烦安老师了。今晚没带她来，不希望她有什么优越感。各位领导老师以后费心了，莫怀远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略表谢意。”说完，他端起面前的高脚杯，一饮而尽。

他的速度太快，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放下酒杯，轻拍了几下手，门被推开，几个人各端着一只黑匣子走了进来。

“这是公司新出的纪念品，我帮各位准备了一份，希望大家喜欢。”话音一落，他便挥了挥手。

很快，黑匣子就依次分到各人手中。安好捧在手里，实木的匣子很有分量。她认真地打量着匣子上的雕花，雕琢细腻，仿佛天然生成，越看越喜欢，不禁伸手一点一点慢慢触摸起来。

“莫先生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大家一起敬莫先生一杯。”桌前的人都起了身，安好将匣子往包里一塞，也端酒起身。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娃哈哈啊娃哈哈……”

椅脚移动的声音没能压下去嘹亮的手机铃声，众人面面相觑，安好头皮一阵发麻，掏出手机掐掉。“新学生刚报到完，事情比较多，教务办要名单，不急不急，大家继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找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借口搪塞，其实是闺蜜梁洛来电，这家伙还真是会挑时间，害她颜面扫地，回头再跟她算账。

校长脸色明显一松，院长也满意地点点头，安好将手机调成静音放回包

里，重新举杯。

这桌上其实她只是个配角，看着大家你来我往喝得好不热闹，她就缩在桌前，慢悠悠地品尝着难得的大餐。不知为何，她总觉得餐桌上的气氛一直不够热烈，可能是有些人故意压抑本性所致。同桌的一位女老师唤她一起去洗手间，她想着刚好给梁洛回电话，天晓得那丫头又出了什么问题。

包厢外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偶尔有服务生穿行而过，园中人工溪水叮咚作响，一些小虫吱吱低鸣。九月中旬，已经过了立秋，夜风吹来，有些凉。

安好掏出手机拨号过去，很快电话就被接了起来。

“好好，晚上我去你那过夜。”还没等安好出声，梁洛便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晚上要加班。”安好禁不住一声叹息，两个人是大学寝室的死党，毕业后都留在峪城，甚至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那我去教师公寓找你。”梁洛一点也没有放弃的意思。

“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安好皱皱眉，她一来就会拖着自己不停地闲聊，肯定会影响明天的工作进度。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又有服务生经过，安好没上心，继续跟梁洛纠缠。

“说不清，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晚上见面聊吧。”梁洛坚持。

“那行吧，事前说清楚，等我把手里的工作忙完了，再联络感情。”来可以，但是一定要遵守条件。

“好的，今晚我要抱着你睡。”梁洛在电话那头哈哈笑了起来。

“抱着我睡？行呀，你想抱就抱呗，我又不吃亏。没事我挂了。”说完，安好收了线，笑着深吸一口气。

莫怀远双手插在口袋里，神色淡漠地打量着眼前的背影。月色似水，斑斑驳驳地洒在她的身上，反射出一层朦胧的光，长发披肩，纯白色雪纺衫，衬得线条格外优美。她站得似近似远，近得好像触手可碰，又似远得遥不可及。他脑子里不禁蹦出一句话——遗世而独立。

“安老师，进去吧。”身后响起了同事的轻唤，紧接着一声惊呼，“莫先生也出来了？！”

安好闻声回头，只见一抹俊逸的背影匆匆离去。

坐在高大的四脚椅上，安好抱着腿，认真打量脚趾。指甲油掉了不少，得重新涂了，用的是透明的指甲油，虽然没什么颜色，好歹光脚穿凉鞋趾甲亮亮的看起来健康些。

“想好了没，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梁洛面色已经不耐，这个家伙，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好像就算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儿顶着，再大的事儿，也轮不上她操心。

“我说了随便。”安好无所谓地回应道。要不，这次上个亮点的颜色？红色，太艳；黄色，太俗……算了，已经换季了，不穿袜子脚会凉，干脆啥也不涂了，不穿凉鞋换皮鞋，省事省心。

“我给你点提示吧，好消息是关于你的，坏消息是关于我的，你挑吧。”梁洛虽然气馁却仍然不死心，一点一点引诱她。

“你确定关于我的消息是好消息？”安好狐疑地看向她，关于她的生活，她一直认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老天对她向来吝啬，赐完灾难后，剩下的就是平淡如水。

“齐楚舸回来了，对你来说算不算好消息？”梁洛被她那别扭的性子折磨得差点吐血，揉着太阳穴等着某人反应。

“噢。”心好像突然掉进一片泥淖，她垂眼不让梁洛看出端倪。

“你怎么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好，你对他，真的没有感情了吗？”若是没有感情，这几年，为什么齐楚舸的名字像个禁忌，只要谁不经意提起，她都会情绪低落好长时间？

没有感情了吗？安好抿嘴，想当初分开的时候，她好像也这样问过他。

上大学的那个年纪，因爱生勇，爱到浓时天天黏在一起还嫌不够，什么问题落到眼前都不会是问题。她以为，只要坚持，就一定可以开花结果。

哪晓得三年的情爱，到头来，只是她一相情愿罢了。不甘心如她，等了

几天终于在他宿舍门口堵到他。

“齐楚舸，我们不是说好一直走下去吗？为什么你突然要出国留学？你之前跟我一起提出留校申请都是做做样子的吗？你知道，我的功课不差，再努力一点，可以跟上你的，我们可以一起去，为什么你不同我商量一下？”

齐楚舸面色平静，就那么看着她，什么也不说。

有时候，什么也不说比什么都说更伤人。

“齐楚舸，你不爱我了吗？你对我，没有感情了吗？”

平静的面容似乎起了一丝波澜，仔细看，好像又没有，安好第一次觉得手足无措，心很痛，像是有把很钝的刀子一下一下刺在心上。

“安好，好聚好散吧。相爱一场，我不想到了最后，弄得彼此都太难堪。”他耸耸肩微微一笑，好像讲的是一件小事，根本不用太计较一般。

“好聚好散，好，我跟你好聚好散，你再跟聂冰双宿双飞直奔美利坚合众国，对不对？”她怒极反笑，男人原来都是这样，前一秒还说爱你爱到山无陵天地合，结果下一秒就可以牵着别的女人共赴云雨。

“齐楚舸，我如你所愿。”她甩着长长的马尾潇洒地掉头就走。最后的尊严，她决不允许任何人再践踏半点。抬头挺胸，给他个骄傲的背影，她安好放得开。脚下的步伐越来越快，她死咬着唇，生怕一松口就哭出声来。

“好好，想什么呢？”梁洛瞧着她眼神没有焦距，忍不住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没想什么。”安好回过神，努力牵起嘴角，“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时间才是治疗伤口的良药，她需要时间，就如同当初，申请书批了下来，她紧紧捏在手里硬是把眼泪咽了回去。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她不要当懦夫，她不怕每天待在熟悉的场景里，一个人凭吊死去的爱情会多难过。当你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你就有足够的力气去遗忘。

“那现在说说关于我的坏消息。”话题沉重影响心情，那就适可而止，梁洛岔开话题，“我失恋了。”

“如果我说见怪不怪了，你会不会揍我？”安好没有思索，张嘴说道，“你终于甩了陈辉，准备迎接新恋情了，恭喜呀！”

“没有同情心。”梁洛翻了翻白眼，“也没有爱心。”

“我对你这种花心的人，一直都是没心又没肺，你又不是今天才了解。”安好边笑边伸脚穿鞋，朝床边走去，“睡吧，明天新生开始军训，我得盯着，这么毒的太阳，这么高的温度，生不如死。”说完她不禁哀叹一声。

“行，睡吧。”梁洛跟着起身，慢悠悠地爬上床，“跟你同住的那个女生，今晚不回来？都这么晚了，也没听到啥动静。”教师公寓是个两室一厅，安好跟外语学院的一位姓米的教学秘书同住。

“不知道，操你自己的心吧。”安好嚷道，转身背对她，“食不言寝不语，晚上东扯西拉不少了，睡觉。”

“睡就睡！”梁洛撇撇嘴，翻个身也拿背对她，窗外明月当空，希望，某人一夜好梦不要失眠了。

“教官好，教官好，教官辛苦了。”问好声停，紧接着三声有节奏的拍掌，啪啪啪，士气高昂，响彻云霄。

安好找了棵大树遮阳，担忧地盯着院里的几个队列方阵，今天第一天军训，上午气温还行，再加上新生们对军训的新鲜感，都鼓足了劲，态度积极得不得了。

只是下午这气温陡升，上午训练也耗费了不少体力。若是现在训练强度再加大，不晓得这些温室里的花朵能不能受得住。

校医拎着医药箱，不时在各个队列间走来走去，安好被他们绕得心慌，干脆不再看，埋下头翻看手里的新生信息表。

果不其然，一个小时的站军姿再加上基本的齐步走训练后，新生们口号也不响了，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步伐凌乱。

教官决定拉会儿歌，让大家喘口气。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安好越听心里越堵，生怕他们一个没换气，歌被他们唱进了肚子里，这哪里是在唱歌，明明是在哼哼。

她放下手里的东西，决定过去给他们打打气。

“安老师来了。”不晓得是谁嘀咕了一声，本来歪坐在地上的家伙们一个个挺直了背，特别是男生，赶紧坐端正了，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女老师看轻不是？

“估计安老师也听不下去你们那腔调，军人，什么是军人？流汗流血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看看你们，把军歌的气势全唱进自己肚子里了，丢不丢人啊？”喊了一上午口号的军官声音已经有些沙哑，虽然为人不苟言笑，说话却又不失风趣。

中餐下操的时候，她听见三三两两的学生议论，他们的教官虽然够严格，但也算是好相处的了，而且长得极好。

“那让安老师来一个，让我们感觉感觉军歌的真正气势！”队列里有人吆喝起来。

“就是就是，安老师，来一个。”

……

形势急转，安好掉头想走。

“安老师想走！”

“你们有没有诚心，安老师是要你们亲自去请。”教官也被他们的气氛感染，跟着他们起哄。

几个男生见教官答应了，立马起身去拉安好过来。

热烈的掌声加上几个小班助推波助澜，安好避无可避，被拥到队列前，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安老师，给我们来首你进学校那会儿军训时唱的军歌。”有人打头阵，气势愈发热烈起来，附近其他队列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来。

安好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就地掩埋，这群小兔崽子当真同情不得，她可是好心来给他们打气的，怎么就被他们拖下水了呢？

“安老师害羞了怎么办？”教官见她脸红得跟大苹果一样站在队列前，于是挤眉弄眼地喊道，“同志们，口号响起来！”

“一二三四五！”他大手一挥，地上的学生似听到号令一样，个个鼓足

了劲，卖力嘶吼，“我们等得好辛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等得好着急！”

安好一听，这不是他们拉歌的口号吗？这种情况不是没遇见过，只是之前没这么冲着她，躲一躲就过去了。今天这样喊下去，只怕是躲不过去了。

“冲冲冲冲冲！”

“不要像个老公公。”

“快快快快快！”

“不要像个老太太。”

“冬瓜皮，西瓜皮。”

“安老师不唱歌耍赖皮！”

“叫你唱你就唱。”

“扭扭捏捏像啥样！”

……

看着教官和地上坐着的家伙们一唱一和，忙得好不热闹，安好一个头两个大，躲不过，那就只能豁出去了。她心一横，伸手摆了摆，示意他们安静。

“嘘……”教官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队列迅速安静下来。

“军歌真记不太清了，流行歌曲成不？”安好软着嗓子打起商量，只希望他们别再为难她。

“安老师唱什么我们听什么。”大家还算买账。

“是的是的。”

……

很快一群人跟着附和。

“安老师，可以点歌不？”队伍是混编，以班划分，一个女生小心试探，“我要听梁静茹的歌。”

“我也喜欢，我要听《勇气》。”

“安老师，就唱《勇气》吧。”

……

你若安好

这首歌她会，因为当初有人爱听，她特地学了唱给他听。每次唱的时候，他都会温柔地把她圈在怀里，然后告诉她，“爱你，是我做过最勇敢的事。”

歌还在，情却早已不在。

《勇气》就《勇气》吧，只是现在唱，早就没有当初的心境了。

“那就这首吧。”安好点点头，顺手接过班助递过来的水，昂头喝了一口，“先润润嗓子呀。”

队伍里响起一阵欢快的哄笑。

“嗯哼……”安好有模有样地清了清嗓子，看着眼前大大小小的脑袋还是有些紧张，干脆低头，不看就不慌，深吸口气，歌声渐起。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

其实她的嗓音不错，温柔婉转，唱情歌刚刚好。

突然有人跟着拍子开始鼓掌，越来越多的掌声加入进来。

隔壁院系的队伍操间休息，很快也围了过来，人越集越多。

安好浑然不觉，那些歌词像烂熟于心底一般，一字一句轻缓流淌出来。

第二章 盒子上的樱花落



安好就看着军训也觉得累，洗过澡一头栽在床上挺尸，手机在床头一阵乱响，她拢了拢才半干的头发，不情不愿地接了起来。

“你好。”

“请问是安老师吧？我是女生公寓14栋的宿管阿姨，请问您现在方便到401来一趟吗？”电话那端礼貌地询问。

“401出了什么事？”她条件反射似的蹦了起来，“有几个学生住在那里？”学校公寓一间住四个人，这是历来的规矩，除非住不满，学校还没有为谁单独安排过宿舍。

“四个女生，两个是您文新学院的，还有两个别的院系的。”宿管阿姨慢慢解释，“几个女生起了点争执，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还会打起来。这才在宿舍住了几个晚上呀，就弄出这种事情来，现在的孩子呀！安老师，您看看这……”

这事很严重，安好夹着手机冲到衣柜前找衣服。

“阿姨您先别急，我马上过来，您先别通知其他老师，我过来了解下情况再说，您看成吗？”她委婉地请求道，这事不能闹大，枪打出头鸟。这新生刚开学，若是压不下来，传到学校领导那里，指不定有人想着杀鸡给猴看，这几个女孩子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行，安老师，那我先等您过来。”阿姨答应了。

“谢谢您，我马上来。”安好套了条裙子就冲了出去。

女生公寓14栋401，安好一眼就看到一脸云淡风轻、歪在床头的莫安

琪。几天军训下来，原来白皙的脸庞已经黑了一大圈。与她住同一边的女生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对面两个女生，手拉着手坐在一起，团结一致的模样，看来她俩就是宿管阿姨口中的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几点了，还涂着黑乎乎的大眼圈，安好心里的天平不自觉开始倾斜。

“怎么回事？”安好目光在四个人身上扫来扫去。

“是莫安琪欺负人。”对面一个女生气冲冲地站起身。

“我欺负你，怎么了？”莫安琪一脸无畏的表情，“我就欺负了，你能把我怎么着？”说完，她还不屑地挑挑眉。

“你们谁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不打算让她们重新开战，安好冷着脸问道。

“她扔了我的衣服、包包，还有护肤品。”那女生指了指窗户，气愤地说。

这叫什么事儿？安好不禁一阵头疼。

“莫安琪，你来说。”她走到莫安琪床前，语气严厉。

“我什么也懒得说。”莫安琪摆了个舒服的姿势，“柳青青，你别担心，我给我小叔打过电话了，说我被人打了，打得很严重，相信他很快就会来。到时候，我让他帮我们调宿舍，不跟一群……”后面的话不好听，她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转过头就是不看安好。

小叔，莫怀远？安好头更疼了。

“好了好了，明天你们还要军训，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给在场所有人一个交代。莫安琪，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其他同学先休息吧。”安好劝慰道。

“我跟安琪一起去。”一直不吭声的叫柳青青的女生突然抬头，“安老师，我也要去。”

安好这才看清她的模样，一个很朴实的孩子。

“不行，你是她们院的辅导员，谁晓得你会不会偏袒她们？我要找我们院的辅导员，然后一起协商解决这件事。”对面的女生厉声质疑，说出她的担心。

“我是你们的老师，称呼我请您。还有，你可以马上找你们的辅导员，我就在文新学院教学办公楼311，随时恭候。”说完，她拖起莫安琪顺带拽着青青就走了。

下楼跟宿管阿姨打了声招呼，她们这才朝办公室走去。

“安好，你刚才好厉害。”莫安琪拍拍她的肩，一副没大没小的模样。

“叫我安老师。”安好瞪了她一眼，就晓得她不是省事的人。军训的时候，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痒，那教官也真是，不晓得是不是也拿了莫怀远送的东西，手短了，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那教官对女生都不太苛刻，是她自己成了这种人，于是便希望很多人跟她一样，她不是异类。

“安好，我觉得你挺护短的。”莫安琪一改之前的不正经，满脸严肃地分析道，“你别怪我嚣张，我只是看不惯我的同学被呼来喝去。于是，想给她们点教训让她们长点记性。”

“安老师，是她们挑我刺，安琪是帮我出气才闹成这样的，您，可不可以别怪我们？”青青这家伙关键时刻插进话来，她话不多，却每次开口都能切中要点。

莫安琪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她看了看来电显示，欢天喜地地接通。

“小叔……呜呜呜，好疼，全身到处都疼。”她捏着手机一阵呜咽，看得青青嘴角都翘了起来。

安好无语，径直朝办公楼走去。

“还好我的辅导员及时赶到，要不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三叔？我怕他骂我给他丢脸，没敢打电话给他。嗯……就是安老师，她救的我。嗯，宿舍楼里其他同学还要休息，她先带我去她的办公室。哎……安好，办公楼在哪？”莫安琪突然抬头冲着安好喊道。

“教学办公楼311。”安好没好气地回答，对她直呼自己大名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些介怀，她可是她的老师。

“教学办公楼311，小叔，你快来救我。”

收了线，本来落在后面的莫安琪一蹦一跳地跟了上来，哪里有半点受了伤的模样，真能撒娇啊。安好心想，她没进表演系，真是太浪费了。